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江

西

晉紀十六起著雍困  
敦盡重  
光單闕凡四年

壹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

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

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

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

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

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

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

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  
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  
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  
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  
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  
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癱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  
苦戰而死二子矜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  
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勒  
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  
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在  
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  
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  
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  
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  
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  
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  
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爲右  
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  
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裒令下

裴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敢侵  
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  
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  
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  
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  
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  
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  
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  
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  
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  
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  
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  
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  
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  
楊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羨  
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  
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犇會稽至  
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蘆蔭覆之  
吟蕭鼓柁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  
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

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  
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  
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  
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犇敗嶠愈推奉之分兵  
給亮後趙大赦改元太和三月丙子庾太后以  
憂崩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  
南陽太守王國降之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  
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  
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

陵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  
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  
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  
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  
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  
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  
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  
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  
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  
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

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  
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  
者改書俟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  
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  
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  
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  
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  
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  
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  
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  
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  
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  
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  
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  
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  
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  
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  
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  
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  
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

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率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

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  
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綵朝  
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  
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  
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  
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  
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  
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  
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  
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  
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  
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  
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  
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  
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  
其衆曰兵灑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  
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  
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  
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



皆受鑿節度鑿帥衆渡江與偃等會于茄于浦雍州  
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  
于蔡洲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  
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衆也庾  
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  
謝偃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  
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  
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偃曰昔殷融爲  
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  
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特州郡

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耻與逆臣  
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  
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  
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  
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  
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偃曰賊衆方盛難與  
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  
李根請築白石壘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

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俛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俛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溢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

收其資仗億計虎犇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  
墉決千金竭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榮  
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  
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  
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  
止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  
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  
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  
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

侃温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  
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  
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  
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  
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  
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  
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  
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徐來歆  
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  
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

通鑑卷九十四  
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  
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  
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  
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  
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執義無旋踵譬如  
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  
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  
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  
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  
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

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  
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  
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  
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  
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  
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  
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  
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  
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  
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

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  
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  
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乂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  
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  
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  
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  
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  
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  
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  
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  
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  
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  
逸爲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  
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  
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微攻虔亭壘督護李闕輕車長  
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  
歸張健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  
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乂大王不宜  
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劔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  
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

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  
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  
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  
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  
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  
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  
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  
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  
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  
塢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  
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  
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  
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  
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  
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  
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  
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  
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  
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  
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

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  
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  
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  
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  
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  
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  
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  
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  
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

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  
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末豐  
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  
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又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  
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  
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  
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  
惡之乂之乃殺曜 是歲成漢獻王驤卒其子征東  
將軍壽以喪還成都成王雄以李玘爲征北將軍梁  
州刺史代壽屯晉壽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  
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  
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  
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  
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  
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  
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  
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  
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冠軍將軍趙胤遣  
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

奔後趙其將牽騰率眾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

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

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關寶曰君名健將何不

入關晃笑而退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

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

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

胤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

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

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

之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



通鑑卷九十四  
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  
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  
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  
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并  
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  
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  
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  
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  
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己未揚烈將軍王允之  
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

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  
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  
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  
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  
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不復徙都以褚裒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  
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壬寅以湘州并荊州 三  
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

通鑑卷九十四  
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郝鑒爲侍中司空南昌  
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  
甚衆卞壺及二子矜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  
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  
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  
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  
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  
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  
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

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  
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泣  
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  
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  
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  
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  
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  
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  
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  
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

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温嶠  
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  
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  
隨大軍而巴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  
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  
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  
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  
謚曰敬○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  
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  
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  
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  
豈非王徒高密王紘爲彭城王紘雄之弟也 夏四  
導乎

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温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爲之  
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太尉侃上表曰嶠忠誠  
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  
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  
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  
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弛頓自江  
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  
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怙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  
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 秋八月  
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武都安

通鑑卷九十四  
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氏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

川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儻大寒立儻大寒卒子司繁立 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胤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僂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胤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

通鑑卷九十四  
女爲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  
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  
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  
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  
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等誣以大  
逆悉斬之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  
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旣而停胤故府招  
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 是歲賀蘭部及諸  
大人共立拓拔翳槐爲代王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  
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河南王吐延雄

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勅之吐延不抽劔召其將紇圻  
溼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抽劔而死葉延孝而好  
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  
曰吐谷渾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  
制己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  
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  
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  
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  
令不出曾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

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  
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  
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  
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  
苞含隱忍使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  
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  
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  
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  
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  
附祖約豈肯同郭默邪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

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  
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  
昌太守 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  
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  
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  
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  
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  
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  
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

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  
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  
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私謂齊  
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  
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  
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  
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  
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程遐言於勒曰天下  
粗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李布斬丁公大王自  
起兵以來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  
之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安  
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爲言勒乃收約并其親屬中外  
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初祖逖有胡奴  
曰王安逖甚愛之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吾  
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爲左  
衛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  
往就吉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  
變服爲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郭默欲南  
據豫章會太尉儵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  
爲壘以示有餘儵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溢口

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保  
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保都  
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  
保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趙將劉微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  
許儒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  
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  
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耻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  
趙以斌爲句町王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

王鞞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  
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  
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  
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  
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  
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  
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  
勒心然之而未能從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  
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趙主勒以驛書敕  
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



通鑑卷九十四  
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  
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  
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  
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衆  
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  
戍之趙以敬爲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 休屠王羌  
叛趙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  
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更造新宮  
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爲  
高密王 冬十月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

攻巴東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丘奧退保  
宜都

六年春正月趙劉微復寇婁縣掠武進郗鑒擊却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趙主勒如鄴將營新  
宮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  
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  
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  
猶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  
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  
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

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 秋七月成  
大將軍壽功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月趙主勒  
復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置行臺 冬蒸祭太廟詔  
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  
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  
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  
杜援議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  
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  
中荀奕議以爲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  
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奕組之子也 慕容

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  
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  
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  
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  
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  
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  
恒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  
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  
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  
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晉紀十七

起玄默執徐盡彊  
圍作噩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 趙主勒大饗羣臣謂

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

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

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

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礮礮

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

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

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  
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  
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  
賴有此耳郭敬之退戍樊城也晉人復取襄陽夏  
四月敬復攻拔之留戍而歸曰趙右僕射程遐言於  
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陞  
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又爲將帥威振內  
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  
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  
雅冲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

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  
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  
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  
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  
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  
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  
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  
將爲家禍也它日光承聞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  
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  
不以吾爲受命之主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

蜀漢豈得爲不二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  
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  
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  
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  
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  
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  
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  
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  
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曰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  
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秋趙郭敬

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  
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欽旋救樊宣與戰于涅  
水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璠及竟陵太守李陽攻  
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  
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輅  
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  
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成  
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其征東將軍費黑爲前鋒出廣  
漢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巂以分寧州之兵 冬十月  
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寧州刺史尹奉遣

建寧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侃爲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是歲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子

八年春正月成大將軍李壽拔朱提董炳霍彪皆降壽威震南中丙子趙主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三月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軍壽領寧州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騫爲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爲右長史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

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  
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  
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  
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  
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  
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秋七月勒疾  
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  
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  
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  
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

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  
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  
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  
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謚曰  
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  
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  
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  
等來告喪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  
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  
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

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  
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  
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鑿封代王  
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  
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  
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更命太子宫曰  
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勅官人及車馬  
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宇文乞得歸爲其東部  
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慕容皝引兵討之軍于  
廣安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

成建寧牂柯二郡來降李壽復擊取之 趙劉太后  
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  
祚之亡殆不復乂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  
踈斥軍旅不復由人官省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奔兗  
州挾南陽王恢爲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  
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  
矣當速爲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  
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  
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  
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



通鑑卷九十五  
養以爲子劉氏有膽略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瓊衆二萬爲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桀及氏羌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民及氏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灃頭虎還襄國大赦趙王弘命虎建魏臺

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桀及氏羌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民及氏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灃頭虎還襄國大赦趙王弘命虎建魏臺

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慕容皝初嗣位用瀆嚴峻  
國人多不自安王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度兄建威  
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  
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  
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  
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  
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  
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  
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  
况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

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  
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  
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  
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  
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  
昭死遣軍祭酒封弈慰撫遼東以高詡爲廣武將軍  
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  
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  
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  
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弈不得入與

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  
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  
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孰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爲  
平州別駕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  
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  
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  
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  
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  
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  
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

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  
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  
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  
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  
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  
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  
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  
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  
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  
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

以讎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正月趙改元延熙

詔以郭權爲鎮西將軍

雍州刺史 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齋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渥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渥拒守彌

通鑑卷九十五  
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太半弈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已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

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三月成主雄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刺史爨深爲交州刺史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

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敷乘勝逐北爲羌所敗死者什  
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敷秦王宏有怨  
言虎幽之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長沙  
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  
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  
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  
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祭戟軍資器仗牛  
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  
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  
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

卯薨於樊谿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  
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  
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  
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  
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成王  
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  
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  
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  
班即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  
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后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辛未

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  
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豫荆三州刺史鎮武昌亮辟殷  
浩爲記室參軍浩羨之子也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  
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  
爲風流所宗裒之孫乂錫之子也桓彝嘗謂裒曰  
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  
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八月王濟  
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廐又遣謁者徐  
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  
公持節都督制封拜一如廐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慕

容仁所留 九月戊寅衛將軍江陵穆公陸曄卒

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  
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  
班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  
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玠出屯於  
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并殺班  
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  
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  
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謚班曰戾  
太子以越爲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

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爲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珩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珩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珩遂來奔詔以珩爲巴郡太守期以壽爲梁州刺史屯涪趙主弘自齋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付議何爲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

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慕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官人慟哭羣臣請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



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  
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鐘爲侍中郎闔爲  
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  
信都復還襄國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  
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  
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  
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  
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  
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  
民十二月趙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斬刺史郭祥以

彭城來降趙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慕容仁遣兵

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成

趙皆大赦成改元玉恒趙改元建武成王期立皇

后閻氏以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

王瓌爲司徒趙王虎命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惟

祀郊廟選牧守征伐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鸛雀

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其舊邃保母

劉芝封宜城君關預朝權受納賄賂求仕進者多出

其門慕容皝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祭酒封

弈爲之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三月乙酉帝幸其府與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爲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坦爲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桓景爲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導辟太原王濛爲掾王述爲中兵屬述昶之曾孫也濛不脩小

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目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逢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旣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遊騎十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

癸丑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  
渚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京師俄  
聞趙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袁耽  
坐輕妄免官 趙征虜將軍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  
克 大旱會稽餘姚米斗五百 秋七月慕容皝立  
子雋爲世子 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大赦 初趙  
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故事之及  
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  
子諸公扶翼上殿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  
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

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  
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僞雜糅或避賦役爲姦宄乃下  
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  
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  
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  
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  
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  
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  
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趙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薄旬

通鑑卷九十五  
大平之 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  
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  
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萇  
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  
公卿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爲太子故有寵由  
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棘城齊遇  
風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棘城慕容皝始受朝命段  
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于平郭城外皝帳下  
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

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

是歲明帝母建安君荀氏

卒荀氏在禁中尊重同於太后詔贈豫章郡君 代

王翳槐以賀蘭藹頭不恭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

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翳槐奔鄴趙人厚

遇之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

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

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

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

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

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旣死

虎期繼逆兆庶離王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  
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  
沔首尾齊舉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婁 慕容皝將討慕

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  
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  
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  
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  
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  
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

侯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  
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  
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  
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  
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  
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  
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  
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鑿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  
追及楷鑿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誑誤  
者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二月尚書僕射王

通鑑卷九十五  
彬卒 辛亥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乂  
女陵陽爲皇后大赦羣臣畢賀 夏六月段遼遣中  
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  
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  
歸攻安晉以爲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  
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  
馬封弈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耻無  
功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弈  
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  
抄弈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  
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  
孟等還建康 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  
等擊夜郎興古皆克之加岳督寧州 成主期以從  
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才忌之誣以謀反殺之

十一月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成漢  
王壽擊敗之壽遂置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 索頭  
郁鞠帥衆三萬降於趙趙拜郁鞠等十三人爲親趙  
王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 趙王虎作太武殿於

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  
入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  
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  
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  
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  
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雜  
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  
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執羽儀鳴鼓吹遊宴  
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  
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張彌徙洛陽鍾虞九

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  
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組  
用牛百頭鹿櫪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旣至  
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  
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  
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  
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民無所  
得 初日南夷帥范稚有奴曰范文常隨商賈往來  
中國後至林邑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逸  
愛信之使爲將文遂譖逸諸子或徙或逃是歲逸卒

文詐迎逸子於他國置毒於椰酒而殺之文自立爲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衆四五萬遣使奉表入貢 趙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趙王虎試而悅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

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瓌渙之曾孫也 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于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爲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



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  
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  
平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  
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  
鐵理否旣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  
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  
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  
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  
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極  
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

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邃稱  
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  
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  
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  
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  
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旣而  
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  
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劔擊之虎怒收  
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  
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

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遽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自稱大黃帝改元龍興石廣討斬之 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也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為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雋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眾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是歲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於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

通鑑卷九十五  
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  
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晉紀十八

起著雍閏茂盡重光赤奮若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  
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  
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  
虎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  
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  
將軍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 三月趙槃還至  
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

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鬪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憶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旣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其弟蘭旣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

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叙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于段氏復不

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  
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  
即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為征北大  
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  
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  
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  
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  
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  
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  
壯曰巴屬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

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  
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  
長史畧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  
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  
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衆信之遂  
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  
將李奕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  
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  
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  
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

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咎氏曰皇太后立妃閻氏爲皇后果世子勢爲皇太子更

以舊朝爲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更易以董皎爲相國羅恒爲尚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疎斥邛都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

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冀

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柰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閒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閒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

而還於是士氣自倍說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說意乃安或說說降說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說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虎還鄴以劉羣

爲中書令盧諶爲中書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雋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燕王說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熹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麗說賞鞠彭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劉翔爲之申理多所全活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



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 冀州八郡大蝗趙司隸請坐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已之意邪司隸

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帥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追廣至鄴殺之

乙未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

稽首歸政甫居師傳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  
並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  
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侃之子也以亮  
謀語導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  
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  
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  
宜善事之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  
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  
亮乃止盛楚之孫也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  
之權旣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

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導以江  
夏李充爲丞相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  
爲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  
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將  
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凡人見形者衆及道  
者鮮逐迹逾篤離本逾遠故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  
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  
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  
已 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秋七  
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爲漢嘉

太守以李閔爲荊州刺史鎮巴郡閔恭之子也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寧分客主以噍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

名位以爲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議舉主榮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不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爲效法正乎壽嘗書內慙祕而不宣九月漢僕射任頽謀反誅頽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冬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

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  
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代  
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  
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  
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第  
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  
孤不可自詰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  
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峙比改元曰  
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

部落離散拓跋氏寢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  
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  
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  
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  
東自歲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  
服有衆數十萬人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  
迎於趙旣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  
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  
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  
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

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安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氍毹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以崔恣之女妻之氍盡得段遼之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 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寧州漢建寧太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

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栢宣為都督

比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

守懌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

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

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之江

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

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

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

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更以

武昌太守陳躡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

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闕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爲鎮東將軍代闕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瓜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旣平剪削

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相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士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

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  
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  
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  
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石虎沔水之險  
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  
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  
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  
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  
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  
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

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  
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  
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  
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  
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  
聽移鎮 燕前軍師慕容評廣威將軍慕容軍折衝  
將軍慕輿根蕩寇將軍慕輿泥襲趙遼西俘獲千餘  
家而去趙鎮遠將軍石成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  
軍張支等追之評等與戰斬晃支首 段遼謀反於  
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五月

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灑源川其母  
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家多難若  
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  
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各置大人  
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  
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  
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  
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  
之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  
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

共薦丹楊尹何充於帝請以爲已副且曰臣死之日  
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  
薨徵庾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  
以充爲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  
刺史參錄尚書事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  
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  
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楊尹殷融諫  
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謂  
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  
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



通鑑卷九十六  
餘人以充軍實米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  
存寬縱踈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八月壬午復改丞  
相爲司徒 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  
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  
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  
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  
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  
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  
侍中辛酉鑿薨即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  
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

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  
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  
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  
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  
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  
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  
相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  
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  
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  
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

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  
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  
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  
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  
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  
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  
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  
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鑿石閔  
李農張貉李萑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楊北鄙二  
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

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  
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  
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  
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冲義陽太守鄭進  
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  
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  
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  
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  
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  
軍事假節鎮蕪湖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

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  
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  
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  
軍營州牧鎮令支農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  
攻燕凡城燕王皝以榼盧城大悅縮爲禦難將軍授  
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縮  
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  
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縮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  
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  
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 漢主壽疾病羅恒

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  
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  
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  
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  
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燕  
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  
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  
原皝擊高句麗兵及新城高句麗王釗乞盟乃還又  
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張  
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

事 十二月丁丑趙太保桃豹卒 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爲侍中司徒 漢李弈寇巴東守將勞楊敗死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侍中司空 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卧自便利

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已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旣得上馬無復還理吾鄉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

汝國又恨恨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凱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庚辰有星孛于太微 三月丁卯大赦 漢人攻拔

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 代王什翼犍始都

雲中之盛樂宮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

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

王廣使于趙龔壯諫不聽壽大脩船艦繕兵聚糧秋

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

人爲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

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

之未易壽乃命羣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

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旣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

與之爭天下則彊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

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皆以壯言爲然叩頭泣

諫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龔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

忠孝旣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

耳聾手不制物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趙尚書令夔安卒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

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

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畧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皝帥諸軍入自嶧嶧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石光坐懦弱徵還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

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遽以豫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

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燕公斌督邊州亦好畋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殺儀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信十餘人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乃止璞苞之曾孫也初漢將李闕為晉所獲逃奔于

趙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尹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闕以死自誓曰苟得歸骨於蜀當糾帥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亡命之人於趙何損李壽既替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趙波因請以遺漢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闕歸厚為之禮闕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領職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擲

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 二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 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

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燕王號求大

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

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稱

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

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

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疆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

陲之民散居三魏感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

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

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刳印不忍授卒用

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踈忠義

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

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

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

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

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

菑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栢文之戰不捷則周

人皆爲左袵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逆而君

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



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弘  
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  
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  
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  
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  
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震秦隴虎比遣  
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  
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  
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之入  
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甄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  
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乘  
權不能爲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  
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  
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  
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  
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  
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負外散騎常侍翔  
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  
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  
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

通鑑卷九十六  
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  
賢譽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  
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詣棘城冊命  
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  
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  
宜早除况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  
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  
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  
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戊戌皇后  
杜氏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平陵 詔實王公

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 秋七月郭悌劉翔等  
至燕燕王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  
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  
鄭林爲軍諮祭酒 八月辛酉東海哀王冲薨 九  
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  
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  
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柁立遣使求和於代  
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柁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柁爲平  
北將軍左賢王 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  
襲燕安平破之 燕王皝以慕容恪爲渡遼將軍鎮

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  
平郭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麗兵高句麗畏之不敢入  
境 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薨 漢主壽以其太子  
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  
人心及李閔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  
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  
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  
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  
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書